

管子卷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觀。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

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

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以吾

楊士享評桓公惕而有大有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

見人

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

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

信非夷吾莫

庸小自也

楊慎評以殺贖殺能禁民之犯死乎甲所生餘也幾失於困圍猶驅之鋒鏑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殺敵多金殺王伯國亦以不負為善也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

播壤則生粟

木可以為貨

破木成器則貨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故不可有。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息一戟。脅息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惡意外之不善者

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意外之不善

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直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評廢慢
先置利

新評仁
法三王桓
已有卓見

楊慎評此萬世通病而得財尤甚

李泌計尊禮之至

周俊良評頤

沈鼎新評無怠無偷正是持心要道以理一國以經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是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十日齋戒，召顯之。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躬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管子卷八 三

六下俱管攝
于此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通血氣道而后年長。年長而后心長。心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之使通調無泣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怫逆德。于是喪道。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以國繼絕世起諸孤。

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憚獨。苑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鬱濁謂穢寒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

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歸于長年長心。心無荒而血

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願

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縣。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俟人主。恣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臣以經天下小臣以理一國中臣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日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典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榜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着朱長春評就齊語詮次而

以受益之益無加焉其更

易金矣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

諸侯臣不如也績按齊語諸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

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

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

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

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

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楊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

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

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

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

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

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

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

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止心焉。魯君許

初與新評提
由先公社稷
是把柄

傷憤評一仲
也施伯以為
大尼父以為
小其施受之
異歎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

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

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

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

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

狗於國，為羣臣僇。僇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

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續按一作非弊使臣

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人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收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

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既管仲無禍難之事也。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為國

得厥力者功

猶可貴今叔

為桓得生仲

功無以加矣

楊慎評故事

退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

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眾必與之。與許也。績按言鮑叔知齊無

他讐。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者。不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

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耻垢辱。忍

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

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績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

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

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夜。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挿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其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墜闕旄者所

其顛而除其旄通糞除顛旄掃除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續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與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張榜評問政
靈便得其要

案水心評對
管子高文

宋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敘于成民事之上似有條尤用賢評官石府也此言之受鄉下四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亂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言常行也。

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宮之臣。謂三軍也。

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也。

其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

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

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柯濟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管子 卷八 九

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必四

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

謂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旦昔猶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其備其械器用。械器

田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

器。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

士享許四

民中獨農之

子常為農下

有樸野而不

愚其秀才之

能為士者則

足賴一段以

農本業也民

本則巧倖

萌故其樸

不散而其秀

足賢前大匡

篇管子告晏

子以耕者告

國子以工賈

皆以出入不

應于父兄為

三罪之首亦

隨在而教以

士行之義蓋

天下之大養

之者農通之

者工商維之

者士此四民

士為首而農

為本地

遺芟及寒擊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

其田以待深耕均種疾。稯均種當疾。稯之先雨芸耨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鎛也。鎛也。鎛也。鎛也。鎛也。鎛也。鎛也。鎛也。鎛也。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川鎌也。耨鎛也。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右掖曰挾槍耨

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故。以

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

又秀材生焉。故聖主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

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暱。有司

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外矣。今夫工羣奉而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績按齊語作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

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

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

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以周

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

而後。奇恠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

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相陳以知賈賈知物

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劉勰評宛然
看畫山

宋養純詩大
西段只二語
取力大味淵

張煥詩問修
政是卓識

引止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管子
卷之八
管子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

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瘠土宜末開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為矣則稟令而不惰績按齊語

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
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利相及

放舊罪修舊宗正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

立無後則繼絕世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績最舉而長之民則慕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先則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

管子
卷之八
管子

沈鼎新評容
衆而今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
而用止。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馬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
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

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務士。享評作內政寓軍令。因田獵通軍事。真藏險于順伏不測于主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語事精審讀之使人悚治如遊民安之國也。每士享評韓信多益辨。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馬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

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務士。享評作內政寓軍令。因田獵通軍事。真藏險于順伏不測于主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語事精審讀之使人悚治如遊民安之國也。每士享評韓信多益辨。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馬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

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務士。享評作內政寓軍令。因田獵通軍事。真藏險于順伏不測于主靜之中。

只是部伍分
明管仲什伍
素分不待臨
財取辨

禮士章評雖
云卒伍而相
保如父子兄
弟故其疆無

李漢卿借名
極正

岳正評責任
鄉師處次第
條析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
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績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
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自也。績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
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
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慎端慤以待時

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周元會身選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患而不疚註云疚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

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鄉士享評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之終而公省參之故曰三選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眾。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眾不娶

之故。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

無家。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機士享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以其計善也。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績按此即前五鄰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績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長由議論而反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張榜評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不嫌沓複古文矜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籀文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俗文妙處

管子卷八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楊慎評東矢
贖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王伯
回殊乎
揚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鑄
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鞞。當心者。之。可以禦矢。績。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
甲一戟。輕罪贖。甲一戟。輕罪贖。贖。以犀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
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人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鹽竝重後
世贖銀用白
鑼反爭言富
國之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地可笑也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

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寧戚

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匱尚處

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所以諷勸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政之。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評正
于此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煩於諸侯。煩，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

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亘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裨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綱山，於有牢，依山以為綱紀

而國。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楊慎評必先
及其侵地所
謂賜小國地
而後大國可

誅也將欲取必故與其斯術歟

沈鼎新評以本服天子為便堂堦陣

管子卷八

有渚。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渚。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也。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縶為琴瑟絃。成周反胙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比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管子卷八 十九 紀齊鐵版

禮主享與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毋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謂脅盾之屬

不解甲於壘不解謂脅盾之屬張無弓服無矢張亦言不用也

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

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

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祭拘秦夏西至流沙

西虞南至吳越已特犸賬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

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

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鳴梟豐庶神不格廢神不至則未

飲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

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延用賢評人言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賈下筮尚

言收拾

管子 卷八 二十 花齋藏板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威
以語是其神
本根

蘇軾評此桓
公善用仁術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

及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雉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擇

其善者以成具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

鹿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宋養和評依
稀薄來厚往
之意

劉德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衆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擗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擗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稱士享評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周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壟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駟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
人。皆有革。謂乘車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管子 卷八 二十一 七 齊 歲 反

帝在恩矣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

不以國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施是

而卑其敬。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

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畏成。事如臣僕。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沈鼎新評匡齊正以扶周故成文武之迹於天下而終之以羣臣之謀是文章忠捨妙法

楊慎評首

見仲賴鮑叔

末以叔輩賴

仲收記段文

字不知者以

為蛇足知者

以為迴龍也

楊忱評歸到
事周室有分
曉語俱藻絕

其柙曰夷吾大夫曰審戚隰甥賓胥無鮑叔牙用此

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

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

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

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

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鬻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御以為非急匪善誘君處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

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

色而姑姑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

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優

則亾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

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怙。音逝苛密怙察也是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防慎評離病
正方就讓成
比此大機大
用非當時說
士所能望其
項背也

姚樞評薦舉
得其人

正評見仲
父和東相亦

績按大匡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正荆之

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請使往游以結

交馬。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甥。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當

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

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

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立子者存。襄

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